



文体社会

上海交响乐团举办全球奖金最高的伊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之初,为了让国际音乐人了解中国音乐,把《梁祝》规定为必选曲目。而就昨天主办方发布的上海、纽约双城调查显示,仅在街头随机访问的350个中国人里,39岁以下年轻人中,竟有59%的人表示“从未听到过《梁祝》”。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从中国戏曲音乐特别是越剧的调子里生发出来的。它的音乐表达与西方古典作品完全不同。上交团长周平说,就连在乐谱上呈现的表情记号,与西方古典作品标配的记号也是不同的。因而,在参与斯特恩小提琴比赛录像带评选的140多位选手中,几乎每一位外国选手都要向主办方寻求帮助,如何演绎《梁祝》。

主办方基于“在业内认为脍炙人口的中国曲目到底在海内外观众心目中是否熟悉”,在网上以及上海、纽约两个城市街头展开了调查。网上的投票主题是“您心目中最有代表性的中国音乐作品”,最终有2000多位网民参与投票。《梁祝》得到了49%的支持,以绝对优势获得最高票,而钢琴协奏曲《黄河》支持率为17%,名列第二。不过,参与网络投票的多为爱乐者。随后,在上海街头有350个中国人和150个在此地生活工作的外国人,以及100位纽约人,接受了随机访问。中国受访者中,70%的人表示听过《梁祝》,但是这其中有30%的人哼不出主旋律。在回答未听过《梁祝》的人当中,年轻人占绝大多数,在20岁至39岁年龄段中,高达59%的人表示没听过,其中甚至有28%的人,在听到音乐后依然表示不知道。在上海受访的外国人中,仅有16%的人明确表示知道,其余人中有26%的人表示“听起来挺熟”。

在纽约,93%的人未听过《梁祝》,其中包括近20位音乐院校的师生以及音乐行业从业人员。但是其中有35%的能听出来“这是中国音乐”,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支曲目来自日本、法国、美国、意大利,甚至东欧……

幸好,《梁祝》多年来在舞台上还是颇受偏爱。上交上演《梁祝》已近120场,遍及全球7个国家的近20座城市。文格洛夫、吉尔·沙汉姆、西崎崇子、諏访内晶子、郑京和等小提琴大师也都拉过这支曲目,西崎崇子灌录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唱片风行两岸三地,

“梁祝”养在深闺人不识

街头随访三十九岁以下年轻人近六成未听过此曲



萨克斯与二胡对话《梁祝》、赛马》
本报记者 郭新洋摄

获得过香港金唱片奖及白金唱片奖。已有美国、德国、法国、新加坡、瑞典、挪威、芬兰、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个乐队演奏过《梁祝》……

《梁祝》这支曲目在全球范围内的认知度落差,首先证明了古典音乐确实距离大众不近,更应该以多种手段来传达。《梁祝》在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心目中,并不脛炙人口。周平分析道,现有剧场音乐会的方式,确实不如新媒体传播来得受众面广,因而今后要丰富传播优秀文化的样式。其次,大家都在做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到底“走”得怎么样,在海外等不同地域的传播是否有效?这也值得反思。“走出去”的既有政府推广的演出,也有商业助推的演出,数量都在逐年增长。但是,就目前街头访问来看,大部分纽约人对中国音乐没有基本认知。因而,在国际观众中如何传播,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首席记者 朱光



马上评

捷径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在国内外大众心目中知晓度低,还真打击人啊!这是不是意味着那么多年的演出推广出了问题?在中国主控的国际小提琴比赛中,设立《梁祝》为必选曲,是否可以成为改变这一局面的捷径?

就斯特恩小提琴比赛初赛参与者的提问来看,首先触及到的是中西方演奏的技巧差异。例如,滑音的处理与西方不同,首次接触的人必须下苦功。其次,就是对中国故事、中国文化等背景知识的理解。在技术水平一样的前提下,对文化背景的深入理解,就会体现在拉出音符的感染力上。文格洛夫去年随上交在南美演奏《梁祝》的时候,拉得十分有中国风味,就是因为当时他听了很多二胡版本,对中国音乐有了更深的理解。

斯特恩小提琴比赛的赛事规定,就是让全球最有潜力的青年选手,来演出、学习中国作品。这个过程会让他们有机会对中国音乐乃至中国文化及其特质,走心、顺手。随后,那感人的旋律就有可能自然而然从琴弦上流淌出来……

上交音乐总监余隆在谈及他向西方乐团传授演奏该曲目的经验时,打了一个比方——这就好比“追女孩子”。小提琴手在台前“不紧不慢”,而乐队在他(她)身后速度忽快忽慢——这种“速度不一致”的“不和谐”局面,在外国交响乐演奏时几乎不可能发生。而中国音乐情感的丰富性就在于这种不疾不徐,与追追停停之间恰好踩准了心跳的“合拍”。这种“中式古典表情”的意蕴,只有体会过,才演奏得出来。 朱光

炫光马戏工场的时尚舞台秀《大都会》



加拿大国宝级的炫光马戏创始人让诺·潘恰德建议中国马戏演员——

用情感与观众交流

虽然演职人员规模还不到太阳马戏的二十分之一,炫光马戏工场却被认为是与太阳马戏齐名的加拿大国宝级马戏团。在炫光马戏工场的时尚舞台秀《大都会》的上海发布会上,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白瑞安、魁北克政府驻中国办事处主任领事雷平江、加拿大商会执行董事瑞贝卡等齐齐亮相,为炫光马戏工场“站台”。炫光马戏工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团队?为何能有如此魅力?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炫光马戏工场的创始人让诺·潘恰德。

背光坐在窗前的椅子上,身着格子衬衫、活力十足的让诺·潘恰德看起来比他带来的那些二三十岁的演员年长不了几岁。让诺从小喜欢体育和马戏,曾进马戏学校学习,18岁开始跟着各个不同的团队在加拿大全国巡演,一直到27岁让诺才加盟著名的太阳马戏赴日本演出《魅力(Fascination)》,同年,他以一个自行车车技节目获得了世界杂技界重要赛事法国明日杂技节的铜奖。只在太阳马戏呆了一年,让诺就自立门户创办了炫光马戏工场,迄今已有二十多年了。问他为什么要离开太阳马戏,他答道:“我想有一个自己的马戏团。”

从第一个与团队同名的作品《炫光》开始,到将来上海演出的《大都会》,二十多年里

炫光已经有11个作品问世,在这些作品中,让诺总是在不断寻找马戏表演的各种新的可能。看过《大都会》宣传片的人不难从中看出些音乐剧的影子,对此让诺表示是希望能吸引更多的观众群体。因为让诺喜欢音乐,所以炫光马戏的作品有把摇滚乐队请上台的,有把交响乐团请上台的,正在巡演的另一部作品则是融入嘻哈音乐和街舞。让诺认为,音乐在一部作品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此外,他表示马戏演员还应该接受一些戏剧表演、芭蕾等的训练。在说到中国杂技演员时,他笑称:“技巧方面他们就不需要再提高了,因为他们已经是最好的了。但是他们应该上一些表演课、芭蕾课,学会与观众进行情感的交流,学会怎样更好地在舞台上演出,而不只是进行技巧的表演。”

炫光马戏的作品几乎都是跨界的,融入了各种艺术样式。让诺介绍说,这次《大都会》中表演的滚圈就是炫光马戏首创的,是炫光马戏的另一位创始人丹尼尔·西尔从呼拉圈里得到的灵感。“我们年轻时喜欢玩呼拉圈,他觉得人是不是可以在圈里转。他试了很多次,也失败过。”最终这种表演被以原创者的名字命名为“西尔轮”,如今这一表演项目已经在各个杂技团队的表演中都可以看到了。

本报记者 王剑虹

上海圣贝口腔门诊部

- ☑ 口腔修复专业
- ☑ 口腔正畸专业
- ☑ 儿童口腔专业
- ☑ 口腔颌面外科专业 (限齿槽外科专业)

021-5668 3999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1386号2楼